皇明留臺奏議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二

修省類

脩德政以弭災變疏　方　鳳嘉靖

臣聞天變之來雖或然之數而人事之感召有必然之理故古之明王一遇災變或下罪己之詔或致省躬之誠而不敢易以處之也　陛下臨御以來方及年餘災異數見遼陽大水山東山西陝西福建廣西等處風烈星隕天鳴地震久旱疾疫死亡相繼民困已極今年南京　內府火災延燒國學號房及百餘間近于七月二十五日申酉時分惡風暴雨夜以繼日冲撞搏擊天地震搖厓石飛走　孝陵石欄

倒壞樹木傾拔一千三百餘株國子監等坊牌并城
中房屋倒壓大江平湧潮水丈餘儀真居民漂没及
千餘家商民船隻覆蕩無數浮尸填塞觸目痛心變
異之大未有甚於此者臣思所以致變之由未必不
因人事之感召而 陛下德政之可修者尤所當
急臣敢昧死言之經筵雖曰日講而未聞有咨詢之
實甚至有愆期而不御者宰臣濫加爵賞而未聞有
延納之禮甚至有累月不得見者免租之 詔方
下而追徵益急是失信於窮民沙汰之法方施而傳

奏繼行是縱姦于倖進信內使之言而使御史貶責主事被執益長貂璫之勢從外戚之請而使無功受封無名賜第漸張閥閱之威欺君誤國如張銳等罪當萬死今則止於充軍而百萬私藏仍歸舊槖黨惡害民如浦智等罪不容誅今則止於降級而入官贓物還給本人凡此皆蠹政之大且要者其他一時之失一事之弊雖拂乎人心之公而不足以致上天之怒者臣不敢一一細陳以取煩瀆之罪伏願

陛下痛加警省勿視泛常不必遠求古之帝王但思

我　孝宗之所以致治者其道何先及　武宗
之所以致亂者其失何在則一心之中理欲自判萬
機之際得失自明善者師之而君子必進惡者戒之
而小人必斥左右之親信者必察其誠僞而不可委
以腹心臣僚之老成者必展其才猷而不當求之形
迹賞罰必公毋奪於私請而至於濫縱政令必信毋
惑於群議而有所改移凡百章疏必由　內閣或行
或止必取　上裁而擅自批發者必加重譴使言
路大開新政日益而不可安於小成以自足仍

飭內外大小衙門官員一體脩省務求實驗毋視虛文則災異可消休祥可致而天下之治其原蓋不出此矣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災異陳言以消　天變疏

仲　選嘉靖年

臣等竊惟古今天下未有無異之國惟明哲之君能修德則災變爲祥不能修德以應之則災害必至是故春秋一書人君正心術之要典也記災異而略祥瑞唐臣張守珪亦曰古者多難開國殷憂啓聖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故能轉禍而爲福由是觀之人君於災變之來正所以動其憂勤之心而啓其治平之機也未足爲損而固已爲益惟求其應之之實何

如耳近該禮部類奏邇年四方災異歲無虛月皆出非常此亦咎徵之見必有所感臣等見之實爲寒心旣而伏覩聖諭曰四方災異非常朕心朝夕憂懼又曰此非下民之咎皆朕之失臣等稽首三嘆以爲陛下此言卽禹湯罪己之言也陛下此心卽周宣遇災而懼之心也固宜上格天心消弭災變而和氣充於兩間矣有君如此何忍負之然臣等聞之應天以實而不以文動民以行而不以言感召之誠亦唯於人事驗之而已人事修則天心格

人事乖則天理違必然之理也今日之災異無亦有以召之也歟臣等妄議或者聖學之未敦也政權之下移也小人之未遠也忠直之未錄也百官之未勵也民生之日蹙也武備之廢弛也有一於此皆足以上干天和臣不揣愚陋敬條七事上陳伏冀陛下采擇其一曰敦聖學夫帝王之學與經生異經生之學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已至於帝王則不然所以講明道理察識事機以為用人行政之本非小補也陛下翠帷天開鴻儒日侍所以啓

沃之者無不周至固已匹休帝王矣至於或用一人其人之制行才器其當與否恐未必盡知也或議一事其事之始終利害其成與否恐未必盡知也臣等未敢盡以爲然使時或有此是亦 聖學之未敦也伏願 陛下燕閒之時召密勿儒臣顧問天下政事四方動靜或行一大政令儒臣及該部陳說事狀利害始終備悉 聖心瞭然施行或大臣有缺或用方面臺臣亦與之評論其人才制行應當是任然後授之日久驗其當否如有不職罪坐舉者如此

久而行之積必成多其餘可以類推矣古之帝王憂
勤惕厲所以祈天永命者此道也其二曰攬政權洪
範有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凶於而家害於而國
言逆尊卑之體亂上下之統則危敗有必至者
陛下英明夙成釐正羣弊威福之柄出自
朝廷凜然如太阿出匣莫可容議邇者或以姦黨而
復其官或以極惡而宥其罪或奏擧官而卽與擧官
或討 勅命而卽得 勅命人言紛紛皆謂此
曹厚賂 陛下左右往往乘其喜怒陰援引而福

庇之殊非　陛下本意果若人言則政柄恐不免
於下移而無怪乎　天變之屢見也　臣　等伏望
陛下廓離照之明奮乾剛之斷用人行政之間惟以
理法是準以　成憲是遵無以一時之喜而濫賞人
宥人無以偶然之怒而遂黜人刑人至公至正使人
不得以窺伺其意則威福之柄不至下移天下之政
皆出於一而　天意可回矣其三曰遠小人　臣　等
識易見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其卦爲泰小人在內君
子在外其卦爲否所謂泰者世道平治之謂也所謂

否者世道不得其治之謂也天下否泰係於君子小人之進退如此是故不遠小人不足以應天變也可知矣今太監崔文以邪術而得侍左右張璁桂蕚以讒夫而得預　經筵劉棨以白丁而久廁　內閣蔡享蔡銘吳大田以匪人而居華職之數人者天下人人知其為邪佞也知其為匪人也陛下任而用之是小人猶未遠也世道何由而泰耶

臣等伏願　陛下大奮　朝剛於此輩人或令其閑住或令其致仕毋使久玷名器以順人言以從

天意則天下幸甚其四曰勵百官夏書曰先王克謹
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說者謂
其人君能謹天戒于上而人臣者各守常憲各修常
職以輔佐於下則君無失德而為明后也自今觀之
陛下遇災而懼憂形于言可謂克謹 天戒矣而
百官之在下者豈皆克守常憲者哉或覆庇匪人或
苟且公事或私通關節或公行賄賂文雖麗而大節
有虧外可觀而內行不足有一於此是皆臣職之未
勵也其何以輔吾君以格 天意耶 臣 等伏乞

聖諭除天下官員見今嚴加考覈外其兩京百司庶
職令兩京科道劾其不才不職者咸罷黜之以應
天意以勵臣工則百官各修其職以輔
陛下之明明矣其五日錄忠直　臣等聞之匹夫結憤
六月飛霜一婦含冤三年不雨天人感應之機至速
也前者在廷之臣或論事忤　旨在外之臣或守
法被戾　陛下怒其狂妄皆置之罪謫戍如豐熙
等爲民如馬明衡等降遠方如馬卿陳逅等調外任
如呂柟等不幸而死如王思裴紹宗等罪之誠是也

然原諸臣之初心皆欲效區區之微忠以受知於
朝廷無他志也今而或死或謫或降或調使之抑鬱
而不得其志也是豈 上天生才爲世用之心哉
近者 陛下於衛道等諸臣憐而察之皆復其職
而以上諸臣獨不被其 曠蕩之恩此災異之所以
屢見也 臣等伏望 陛下以天地父母之心哀而
憐之或漸復其官或量移近地不幸而死者得賻其
目自然和氣充溢而 天意可回矣其六曰蘇民
蓋天地生物以人爲貴故立君以生養之使各得其

所故曰民牧此天意也　祖宗盛時民戶計一千
六十五萬有奇而民口六倍其數當時差派不煩徭
役不重催科不擾爲守令者又皆寬厚平恕之吏是
故庶民得安災變不作自正德以來流亡頗甚且以
南直隸一方論之始遭流賊之變民之死者什三繼
以水旱疾疫之災民之死者什五加之權姦熾毒酷
吏肆威死者不生散者不聚十室九空蒿萊滿目較
之前日民散不支者已太半矣而差派如故徭役如
故不惟如故而又增之催科日煩無有寧日爲吾民

者大家怨咨小家巷泣殘酷之吏日新月盛天地一大父母也視民皆其子也如之何而不動心哉此災變之所以頻仍也臣等伏願 皇上體上天仁愛之心悼下民流亡之苦乞 勅該部行各省地方會計民數如百里者撮為六七十里如五六十里者撮為三四十里量其里分審派均徭盡去貪殘酷暴之徒而求寬厚平恕之吏以休養之一切不急之征暫且停止待其稍稍振起然後徐復其故則民生少遂民困少蘇而

天意可回矣其七曰振武備臣等竊觀之往事凡地震
冬雷水雹之災皆兵象也今 聖明之時萬萬無
此然災變不已必主荒歉萑苻之盗伺隙而動不可
以不深慮也且以南京而言 祖宗根本之地承
平日久民不知兵軍職皆驕子徒事文具而不識戰
陣士卒皆市人唯充私役而不辯什伍凡年力精壯
者皆私役於守備坐府坐營之家輪番上直多者百
餘人少亦不下六七十人其備操守備者往往皆老
弱不堪之徒且其紙盔布甲殊不精明木刀竹弓全

無堅利書曰有備無患今平居如此萬一有卒然之
變欲驅之以荷戈向敵豈能濟[illegible]往年流賊橫江而
下士卒望風奔走宸濠動變[illegible][illegible]累日不足應用無
備之患固已如此此此亦救[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可緩也乞
勅南京兵備會同守備及點軍科道等官嚴加簡閱
更替老弱凡年力精壯充私役者盡數退出歸之行
伍使其充實訓練弓馬務求閑熟點視器械務求堅
利其有武藝不精兵甲不利者本管官一體住俸待
其完熟然後關支如是久而行之則人各自奮而士

氣百倍武備不期飭而自飭矣臣等待罪言官義當
陳力平時不能隨事納忠匡救闕失致夫災異迭見
驚惶聖心此皆臣等不職之所召也謹略陳愚
見以塞萬一儻言有可采少
賜施行仍將臣等罷斥以應天變以眀人臣不職之
訓臣等無任隕越待罪之至

因變陳言以謹天戒疏　趙鉞 [illegible]

臣伏見今者正月之朔日有食之夫日食之變雖曆數可推而春秋日食三十有六亦未有無其應者故聖人書之以示災至于食在正旦古人所謂變見三朝災非常有應爲尤重臣謹按春秋所載先賢所論皆以爲陰盛陽微之象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又山東淮徐之間連歲大水四方地震疊見章奏皆爲陰盛之類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故自古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

有災而無應之理恭惟　陛下遇災而懼同符大
禹必能上回　天心左右之臣亦必能極言時政
之闕失以上副　陛下脩省之實臣愚雖身在萬
里而志切效忠謹以天意驗之人事醜虜驕橫肆
侵陵閹臣怙寵擅作威福竊以爲有若影響之不謬
者敢昧死爲　陛下陳之伏讀　皇明祖訓有
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
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
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　朝罷丞相設

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
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　朝廷總之所以穩
當蓋前代政在中官則有望夷之禍政在外戚則有
新室之釁至於委任臺閣最爲得策而用或匪人猶
不能無專權亂政之失我　太祖高皇帝因胡元
之敗長慮遠筭于是始罷丞相散其權于府部諸司
而總之于　朝廷上不失其操柄下不嫌于僭逼此
聖祖之慮所以獨超乎前代也　成祖文皇帝時
始命解縉楊士奇等七人入直內閣然初皆編脩待

詔等官終永樂之世亦不過春坊學士之職蓋取其足以代　王言備顧問而職輕員衆則無專盜僭竊之虞此　成祖之制所以深慮乎後世也洪熙中楊士奇等始以　東宮舊恩兼領保傅景泰中王文復以保傅之重兼領冢宰于是內閣之權日以重而祖宗之微意寖以失矣　列聖相承循爲故典故議者以爲今日之內閣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非高皇帝不設丞相本意然當時諸臣雖身居密參與機務猶未敢招權市寵賄賂公行于外故內閣之

椎跳亟其弊尤爲未極頃者夏言以貪婪之資厕其
禁扉今大學士嚴嵩復以姦佞之雄繼登台鼎怙
恩寵以張其威權假刑賞以行其愛憎事無大小咸
欲禀承于已人有少違則必陰中以禍于是百官懾
息諸司望風天下之事未以聞于　朝廷先以聞于
內閣其大者銓司之黜陟本兵之用舍尚書先以白
于內閣必許可而後敢具題其清要之職優厚之地
非內閣之私人與通賂者則不可得邊臣遇有功罪
則必扣尅軍士月糧行賂于內閣賂入則順指諸司

曲爲擬議無功者受賞有罪者免刑體勘之臣明知其冒濫而不敢以　上聞執法之司心知其寃抑而不敢與申理至於宗藩勳戚之封襲文武大臣之贈謚亦惟視賄賂之厚薄以爲[illegible]必予奪而莫之頋諸司之章疏必先呈禀而後聞四方之奏請各具副封以自達詞之揭帖白事之官班候于其門者日無虛刻請求之賂輻輳于其室者不遺微小其諸中外臣僚之陞除致謝朝　覲進　表公差給由之土物魄遺大者千百小者數十奇珍異彩水陸輸者則

又視爲常例希寵于進之徒妄自貶損稱呼非類須
美功德比擬不倫奴顏婢膝于其前而廉恥掃地者
則臣所不忍言也蓋昔日散丞相之權而分之于府
部諸司今則合府部諸司之權而悉歸于內閣雖前
代丞相之專權亂政何以加此　陛下天縱聖神
乾剛獨運自以爲予奪悉由于　宸斷題覆則在于
諸司閣臣雖叅與謀議不過票擬取　裁而已而不
知諸司之題覆則已先受其風旨閣臣之票擬莫非
兩存其胷臆羣臣敢怒而不敢言　陛下何由而

知之今言雖莫逃于　天誅而嵩猶得以播其惡
者蓋言剛暴而疎淺其惡爲易見嵩柔佞而姦深其
惡爲難知前此諸臣有指嵩姦邪之狀者有列嵩貪
穢之迹者皆　陛下之所熟聞無俟于臣言臣本
外臣不知內事至于嵩欺罔　陛下之術則固四
方之所共知者臣請試舉一二而　陛下自察之
嵩窺伺逢迎之巧似乎忠勤諂諛側媚之態似乎
恭順能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以探諸臣之動靜而先
發以制之故少敗露善以厚賂結交　陛下左右

親信之人凡　陛下起居意向無不先得故多稱旨　陛下見其小有所諍以爲非盡從者而不知嵩成聖心所不經意之事稍爲執論以絶陛下之疑　陛下見其外若無與以爲非招權者而不知嵩意所欲則脇制諸司題請而莫敢不從或俟　聖意所發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機所會從而執之以肆其毒使　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于　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于内閣幸而洞察于　聖明則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遂傳

于後世則　陛下代嵩任其咎則有丞相之實而
無其名有丞相之利而無其害故怙寵作威招權納
賂嵩與言等而立心之深爲術之巧則嵩非言之[illegible]
能髣髴也嵩粗有文學性亦警敏　陛下久加[illegible]
任而不疑屢抑人言而不信竊意　聖心必以[illegible]
嵩有可用之賢而關于　國家之安危耳然自嵩[illegible]
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賄是好政權悉歸于掌握
而府部諸司皆不得其職故銓司之黜陟不當而文
臣多奔競貪冒之流本兵之用舍失宜而武臣無競

敵死綏之志邊臣之功罪不明而戰士解體將帥之措置日衆而卒伍耗弱封襲非賂不行而大典日壞贈謚非賂不得而國是日淆羣臣憚陰中之禍而忠言不敢以上聞四方習貪墨之風而閭閻日見其愁急十數年以來使 陛下欲致太平則羣臣不足以承德于左右欲遏醜虜則將士不足以禦侮于邊陲財用以竭而外患未見其底寧民困已極而內變日虞其將作蓋古者雖中材之主而輔佐得人皆足以致治今 陛下躬至聖之德總堯舜之盛憂勤

萬幾三十有二年矣而天下之勢其危如此非嵩之
姦邪何由以致之中外之臣見其流害天下貽憂
君父懷抱鬱鬱思欲爲　陛下一言者亦久矣每
竊私議以爲昔漢光武不任三公其後政歸閹宦卒
有王甫曹節之禍萬一　主上因一二匪人之故
盡疑左右之臣則後世必有以斯言爲過者相顧莫
發卒至于今上干天變洪範有曰臣無有作福作威
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聖訓[illegible][illegible]有曰當未知之初一槩委用既識其奸退

亦何難愼勿始息惟 陛下熟關之頃深思而審
察之至于醜虜驕横則因 聖心之所軫慮者其
于防禦謀在周詳然自庚戌以來 臣見
陛下常募天下之武勇以足兵矣竭天下之財賦以
事邊矣搜天下之逸遺以任將矣行不次之賞神莫
測之威以風示中外矣重血戰之功寛損軍之法以
展舒諸臣矣二年以來雖仰仗 皇威虜無深入
而封疆之臣猶復擁兵自護引日偷安未見有堅甲
利兵眞足以制醜虜之死命而紓 陛下宵旰之

憂者何哉朱熹有言其本不在乎邊鄙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自頃閣臣行私邊帥用倖以掊尅爲得計以營求爲有能遂致 朝廷之上用者不賢賢者不用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是則紀綱一壞雖有百萬何益于事書曰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蠻夷率服詩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故內有張仲而後外有尹吉甫內有魏相而後外有趙充國自古未有小人在內而將帥能成功于外者也臣願

陛下觀上天垂象之顯察 二祖立法之微念操

柄之不可使移恩紀綱之不可使亂將措早賜罷斥以應天變以後閣臣得如 成祖故事斯爲上策若 陛下以爲循用已久勢難卒變則請愼簡其人不許侵與府部諸司之政府部諸司亦不許事先關白仍踵弊風如此則 朝廷清明紀綱自正醜虜雖橫臣知其不足平矣嵩素有術數善爲傾陷聞臣斯言必將自謂直贊 陛下故人目爲姦邪陛下左右直贊之臣非止嵩一人前後諸臣不論他人而論嵩則非以其直贊 陛下明矣前此徐學

詩等曾經論嵩又必將謂臣爲其鄉人報怨夫人臣忘其身以事君則謂之忠人子忘其身以事親則謂之孝忠臣孝子不多見于天下是忘其身之難也今臣以螻蟻之微上干　雷霆之威死生未測身家莫保以此而爲其無干之鄉人雖至愚者不爲也况御史何維栢等節經論嵩彼又將誰爲乎

陛下聖明必不惑于其說若嵩別生飛語曲爲中傷或將臣疏停閣于外先爲辭以激

陛下之怒及臣奏擬旨而入此則非臣之明與力所

能及亦惟區區盡死節而已臣職在諫諍目擊天變

深惟安危所係不敢不竭其愚干冒

天威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元旦日食修省疏　　徐栻 [illegible]

[illegible]聞天人之際毋違於幾微而帝王之德常成於[illegible]懼近覩邸報該欽天監奏爲日食事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初一日戊寅朔日食分秒推算共食九分九十三秒日未入見食八分一十八秒日巳入見食一分七十五秒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竊惟日者衆陽之長以清明普照爲德正旦者二陽之首以生育長養爲事乃於茲時譎見於天蔽虧侵掩若此況入秋以來如西南之赤氣廣東之大水徐淮之荒歉並

見疊出已爲深災而又加之日食於三始數十年來未有天變如是之甚異者也夫十月之交詩人垂訓而春秋於日食必書其謹天戒也至矣蓋變不虛生而日食爲異食於正旦者爲尤異臣驟見之不覺憂懼恭惟我 皇上懋昭 聖德總攬 乾剛憂勤以爲圖爲化理其所以敬 天勤民者雖古帝王之勑天命畏天威無以過也是宜克享 天心感召和氣詎意有此以臣 臣瞽見度之豈非以 聖明在御而大小臣工溺職不效者之所致歟抑

天彌厚我　皇上欲　皇上寅畏自脩增益
聖德應之以誠轉之以福而永綏　宗社無疆之
慶也歟是以臣抱日中之慮效　獻曝之誠而有不
能以自已也伏願我　皇上深體　上天仁愛
之意益虔帝王兢業之心應　天以實恒謹時幾
之戒弭災以德愈養和平之福仍乞　勅下禮部
咨行各該衙門大小臣工俱務竭誠脩省盡心職業
毋諉日食爲常數毋謂救護爲常儀要在盡人事以
答　天道焉蓋日食之爲占陰盛陽微先儒謂小

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之象也以實應之則進君子
退小人莫要於考察也即當三載考察之期乞
勅部院務要矢心會同秉公持衡去留允當以明黜
陟之典其兩京堂上官員仍令照例自陳毋妨賢路
以儆有位斯君子道長而小人不得以濫厠其間矣
以實應之則綏　中國制夷狄莫先於自治也即令
防秋漸弛而武講遂疎乞　勅該部轉行各邊諸
臣務撫士卒嚴固綠固城堡謹烽堠以為邊防先事
之備其各衙門政事關涉軍國利害大計及有關失

竊敝大非民便可以上干 天和者許令諸臣具
實條陳伏望 賜之采納施行斯內治日修而可以
坐收外攘之略矣修弭之實交孚中外將見人事修
於下 天道應於上災變消伏瑞符日臻清寧位育
亨嘉暢遂而億萬年久安長治之休端在是矣臣待
罪言官適逢 天變義不敢隱上瀆
睿覽無任懇切戰兢之至

乞修實政以弭天變疏　田成法

臣竊惟天人之理相為流通感應之機捷於影響故人事之失足以干天和而召異人事之得足以轉災異而為祥古之英君誼辟有值天道之變而卒能保至治於無虞者夫豈倖致哉皆由實修其政以為消弭之道耳我　皇上以聰明仁孝之資膺奉天承運之寄遐邇人心懽忻鼓舞太和流行於宇宙誠千載一時頃者乃有客星麗於壁宿光芒與日爭耀　慈慶宮後連房亦有燒燬之變旬日之間災異

迭見豈偶然哉盖　陛下天之子也父毋於子撫育之又從而教戒之乃所以爲愛之至今日之變得非　天心仁愛因此以示警戒之意耶恭聞我
皇上齋心露禱減膳徹樂且諭內外諸司痛加修省即此警惕之一念足以仰荅　玄穹潛消戾氣矣然而星變尚未泯滅其故何也　臣等以爲
陛下有是實心矣必有是實政而後格天有全功
陛下敬修於上矣必羣臣交修於下而後人道無餘事伏望　聖學益堅而日新

聖德乾乾而不息動靜語默奉
帝則以周旋好惡用舍體
天心以從事篤
宫闈之愛敬以端化理之源勤閣臣之召見以資啓沃之益防壅蔽則廣聽納於言路崇大體則存渾厚於精明撫運盈成而不忘復隍之警身居九五而恒念小民之依又必申命大小臣工共圖昭格有左右之任者殫心以輔台德期衮職之無愆有分理之責者協力以亮天功期庶績之咸舉撫綏于内者俾匹夫匹婦皆被堯舜之澤禦侮於外者俾蠻夷寇盜永

無窺竊之虞斯則不徒有修省之文而有修省之實廢弛者無不振湮鬱者無不宣萬物和於下天道應於上而轉災爲祥之道在是矣昔商高宗恭默思道拳拳於同心臣辟之訓周宣王側身修行切切於靡人不周之言卒之雊雉旱魃咸不爲殃而益衍商周之令緒此非上下交修以弭災異之明驗也與伏乞

陛下念天監之在茲思人事之當盡俯察微言特賜採納見之施行則維新之命益見其孔固而太平有道之盛永底於無疆矣

乞飭邊備練民兵以昭警戒疏

于有年　萬曆十年任

臣等切惟　帝堯即政則景星出宋景公有君人之言三而災惑退舍上下感應捷於影響故周禮保章氏掌天星察其吉凶以觀妖祥而漢儒孔安國云人君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蓋天道遠人道邇人事既脩天變自回固理之不可誣者也恭惟皇上御極以來敬　天法祖約已惠民明良協德遠邇向化所謂至治之世也固宜星辰順軌而休徵

協應矣何適者　輦轂之下癘疫大行畿輔之地
恒暘不雨浙江之兵變繼作河西之赤光遮天而白
氣並見浮圖峪等口天火焚燬徽州祁門縣大水漂
溺均非　盛世之所宜有維茲四月末旬復有彗
星出見下起西北上指東南出似五車形如疋練說
者謂其色白其應主兵　臣等反覆思之方今
聖明在上夷狄虜情洞若火照德著威服如固磐石
而何兵之足慮也然顧有象者意者北虜之通好不
可恃以為常內地之兵政容有未得其當故

天心仁愛　皇上出災異以警懼之欲其[illegible]漸以保億萬年之治安乎則申飭邊方武備固[illegible]衆民兵皆今日所當亟爲修舉以仰荅天意也請爲我　皇上陳之切自俺荅效順北虜納欵邊關數寧塞垣安堵雖遼左時驚亦每報克捷蓋十有餘年于茲矣自　成祖犂虜庭之後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識者顧不免隱憂焉何者虜不犯邊則我備自弛虜既內附則賚予必多以將帥則驕縱目不識陣以卒伍則游惰身不荷戈甲兵朽鈍於

不試糧餉耗費於屢須且俺荅既故統馭無人或部落生心起釁挑禍以彼久蓄之銳攻我無備之師是可不為之寒心乎范仲淹有言曰隆禮謹信以和為權宜治甲繕兵以攻守為實事彼不渝盟我則撫綏不倦彼若叛德我則攻守皆宜旨哉斯言蓋甚切今日之事焉伏望　皇上示諭本兵申飭邊臣大破常格勿襲故套刻將吏驕縱之習作士卒委靡之氣修其戈矛豐其糧餉而又簡閱以時賞罰必公使人人淬勵如李牧之兵日思一戰則恃其不來恃吾有

以備之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不可勝矣所謂邊方之備當飭者如此臣等聞古之教民即戎者教之孝弟忠信使其知方教之務農講武使其有勇今備操軍丁咸以免死罪人充之其人無良可知也乃其子孫替補惟取充數不論强弱其力之不齊可知也此操軍之所以不足爲用也而緩急有事不得已而募兵召募之兵惟取其力足當以鋒勇足以突圍而無賴亡命之徒固皆兼收而並用之者即三時鼓舞亦可藉其力而或少拂其心則即敢爲不逞近日浙江

之事可鑿也惟民壯之設得古人寓兵於農之意蓋人多良民家皆土著其與操軍募兵固不可同日而語也但今之民壯不專處之於行伍而多處之於衙門不專用之於馳射而多用之於勾攝近或以爲充役復行減革甚失立法之初意矣合無敕下兵部行各省直撫按查各州縣民壯曾經減革者即復原額間有原額過少者量行加添審編之法不拘上中下戶簡其膂力過人願意應當者即行僉派酌議工食務定費用每兵備道所屬州縣俱赴該

道總爲三營比照京營事例春秋各操三月選設中軍教習常川操演分班比試各使耳熟金鼓之聲目習旌旗之色兵備道每月兩次較閱賞罰之歟操之日聽其務農生理各衙不得占役差遣則人人可用處處皆兵其有軍衛之處選其壯丁得入行伍可也所謂腹裏之兵當練者如此夫邊方備戎則有以得先事之防腹裏有兵則可以制意外之變以威外夷以安中夏所謂應天以實不以文者即有天變自將有其象而無其應矣又考之書曰　明王順德四

夷咸賓宋朱熹亦曰其本不在邊境而在
朝廷則飭備練兵弭災之具也而非弭災之本也臣
等聞端陽佳節　皇上先期戒龍舟調駿馬于
內苑欲為後天下之樂旣以彗星之出輙即中止是
遇災而懼之心即格天弭災之本也然敬畏每生於
感發而怠玩易起於因循伏望
皇上堅持此心慎終如始仙釋土木不以荒此心遊
畋宴樂不以弛此心聲色紛華不以蠱此心以此心
而慎起居以此心而節　御幸以此心而沉潛經

史稽贒章奏親近儒臣軫念民瘼則敬畏常存
聖心純一即帝堯之兢兢易災爲祥易禍爲福者此
也惟在
聖明留意焉臣等無任隕越祈望之至

直抒愚見以聯脩省疏　沈汝梁萬曆十一年二月上

臣竊惟人君以身爲天之子上而昊天成命之凝承下而億兆生靈之所尊戴前而　祖宗鴻基之所託藉後而子孫大業之所仰賴其位至尊其責至重是故　天心仁愛常出災異以儆戒之蓋欲緣微儆著居其位而思以盡其責也昔者洪水之災日聞於唐虞而堯舜終不以此貶　聖明者何哉警予其咨之語欽明允恭之德其所以秪事而消弭者固有道耳我　太祖高皇帝克勤民事尤謹

天戒九年秋以七曜紊度求直言十八年春以五星並見求直言二十六年夏以太白經天求直言而亢旱減膳藁席露坐晝暴於日夜卧於地此其心雖古堯舜奚加焉恭惟　皇上即位以來親享
上帝敬天之心無時敢息是宜天心默順瑞應且豐見矣何災異頻仍歲無虛日以天文則有驟風暴雨之間作日蝕星變之交馳以地理則有山鳴谷震之屢報水溢赤地之相望以人民則往往有螟蝗旱澇之變在在皆飢饉流離之苦十一年來歲終各省直

頻報災傷已軫　聖慮近又接報
慈寧宮被災復奉　聖諭上天示戒朕衷深切儆
惕中外大小臣工都各宜省愆思職共圖消弭以承
天心仁愛欽此　皇上之心即　聖祖之心也
顧臣愚謂應天變者以實不以文善弭災者以心不
以迹脩省之道非徒區區弭文末節可昭假者　臣待
罪南臺以言爲職敢以六事恭獻　睿覽少俾修
省之助惟　皇上垂聽焉
一日勤講讀以熙　聖學夫人君之身在殿廷之

時少而在宮禁之時多虛靈之天易惕於講筵之頃
而易逸於閒居之際我　太祖高皇帝常召宋濂
于華蓋殿講論經典又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及書洪
範揭于左右以備觀省此　聖祖勤學之盛典也
皇上日御經筵講求至理固與　聖祖好學之心
同一揆矣然切計歲時寒暑除去四月中間朝祭亦
有妨誤一年之中弗講過半況乎深居九重固儒臣
所不得親侍從所不得陳少有放逸是所以熙
聖學者尤未純也　臣願自今以後每遇經筵之時則

當假之溫顏凡治亂興衰不嫌忌諱使講臣得盡
言以輸其忠至於萬機閒暇之時尤當常閱經史舉
凡聲色遊玩一切屏絕使此心湛然悉歸于正則積
習久而啓沃日多涵養深而聰明日開其所以爲盛
德之助豈少補哉

二曰勤清問以宏聖政 臣 聞天地之氣必交泰而後
其澤普君臣之際必交泰而後其道光我
太祖高皇帝嘗於便殿召王偉等講論政事夜分乃
退 成祖文皇帝於左順門諭羣臣曰早朝奏事

不得盡言午後事簡卿等宜從容陳說朕亦欲隨時商議此 祖宗勤政之盛典也 皇上視朝有期隆冬弗輟天下臣民莫不仰 聖天子勤政之美矣然朝罷即退便殿無由得見端拱深宮政事奚由周知 臣願自今以後法祖宗故事於退朝之後常御文華殿召大臣面議政事而可否之或詢軍民之休戚或訪人才之賢否或察治體風俗之得失至於一應奏疏必令閣臣擬旨部臣覆議以求至當然後上請必有未當許諫官從傍駁正審處而施行之則

情意通而政事爲之益削　國是定而體統爲之益尊矣

三曰宥訐臣以開言路夫　國家之建立言官也必選直諒敢諫之士以充備厥職而　國家之優容言官也正養其直諒敢言之氣以扶持正論我

太祖高皇帝諭侍臣曰昔大禹以五聲聽治使人擊鐸搖鞀大禹聖人也虛己求言如此之切朕日總萬機安能事事盡善所望左右直言無諱耳　宣宗章

皇帝諭楊士奇曰爲君以受直言爲賢爲臣以能直

言爲賢不受直言則過益增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卿
等視朕行有未當須直言之毋以不從爲慮此
祖宗容諫之盛德也我　皇上臨御以來起耆舊
於淹滯之中拔忠良於廢棄之餘　聖德昭彰已
十有一年於茲矣臣願自今以後遠法　祖宗之
盛美益弘加納之　聖度狂直者必賜優容牴牾
者毋加斥逐勿以已有成旨而阻其忠諫勿以爲沽
名賣直而喪其節氣則從諫轉圜之盛眞與列聖媲
美而天下生民利病不至壅塞而不通矣

四曰崇節儉以紓國用夫天地生財之數不在官則
在民而　國家理財之法與其藏富于國莫若藏富
于民我　太祖高皇帝嘗諭侍臣曰人君理財苟
樽節用度自有餘饒豈可聚歛以傷國體
聖祖儉約之德眞可爲萬世師法也乃今日之財以
爲在民乎則閭閻之內十室九空多有啼飢號寒之
苦以爲在官乎則天府之儲日消月削每有經用不
足之慮臣　近接邸報見戶部財賦一疏有隱憂焉度
之時勢而權其事宜孰有外於節用之說哉伏願

皇上自今以後按籍而稽量入而出百凡用度悉從儉約不急之費可省也而抵補之數不必取盈於太倉不時之賞可節也而內府之需不必復支於光祿則行之既久積之必裕蓄有九年計在萬世雖不錙銖算斂自無乏匱之患矣

五曰蘇貧民以培國本夫災傷之地有田者固困於時艱而無田者尤難以自存救荒之法有田者固當蠲恤而無田者尤當周急今當遇災之處荷蒙

聖恩特加蠲稅十分之三則有田之民既已霑雨露

之仁感頌　聖德於無已矣然無田之民本無升合之可蠲則　聖恩之所施徒加於富民而貧戶猶有流離之泣也况乎出粟賑濟之法其報名關給者率皆衙門吏卒之人而流離貧困之夫足跡不至城廓其於給領實惠奚有哉查得丁口之銀不拘貧富計口納官鹽鈔之銀亦無問貧富征輸與糧銀一例今鹽既不給而鈔尤日征獨不可酌議少寛以蘇流困之民乎成化二年江西各處旱傷　憲宗純皇帝從御史趙歆之請　詔天下將本年丁口鹽

欽通行停免此　聖祖賑荒之良法也方今災傷頻形於奏牘貧民流散於四方　臣愚謂以後災傷之處與其蠲免田租十分之三不如法　祖宗故事將本年丁口鹽鈔銀兩盡行免輸則有田之民固得沾浩蕩之澤而無田之民亦可免征輸之苦貧富咸蒙實惠人人並沐　聖恩似爲今日救荒之所當行者也

六曰查軍伍以修武備夫　國家之備禦也衛所各有軍領邊海各有兵戍所以爲防患之備者周且悉

矣乃今衛所額軍逃亡過半年年行勾徒事虛文即如南京各營原額官旗軍舍一十二萬七千二百一十二員名逃亡九萬二千九十五員名計少原額十分之七以留都如此其餘各省直衛所之廢弛可知矣今欲仍舊勾補則原籍隔遠奸弊叢生必終額數之久缺將欲置之不補則武備弗修廢弛日甚何以壯

國家之神氣臣愚以謂宜通行各省直衛所除自隆慶近年逃回嚴令行文關勾外其餘遠年失額隨於舍餘軍舍內抽選精壯貧丁願領月糧養贍者

收入補伍勿聽營衛各官一槩勾擾以致套弊失額則隨查隨補可以免行勾久稽之擾而軍多精壯可以無孱弱疲癃之患矣至若各省水陸之兵近多異境調募之夫彼其人非土著原無關心徒以糜公家之糧餉而况恃其群黨驕悍難馭有如浙江兵變之可鑒乎臣愚以謂此客兵者可以去而不可以遽去宜行令兵備各官如遇客兵事故缺役不必復召客兵充補只於本役名下召募土兵之精壯者充之仍將月糧給于土兵則數年之間兵皆土著率多强壯

可用之旅而客調之兵漸漸消耗奚有群據難敵之
忠哉伏乞　皇上俯賜採擇則
聖德日新而大政爲之益宏言路日開而國計爲之
益培貧民日蘇而武備爲之益振宗社靈長之慶寔
係于此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敬陳天變民隱以裨脩省疏

孫鳴治任萬曆十四年

臣待罪南臺近接邸報該內閣傳奉聖諭朕見逐日以來天氣昏濁塵霾蔽空又覽臺官所奏主百姓流離朕甚憂惶驚懼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云民罔常懷懷於有德古人之言甚有裨於爲治君民一體憂樂相關其害甚大着各該有司明白條具奏請定奪庶以仰回天意以遂民生朕與卿等共享太平之治卿等傳示知悉欽此我皇上見災

知懼而軫念民瘼即此可以徵敬天勤民之至矣又
諭各省有司條陳其略即此尤可以[illegible]下詔求言之
盛心矣有言責者於茲而無一言以仰合
聖明是曠瘝厥職也臣請得而言之夫言之當先者
在擇賢守令令非其人而欲民獲一日之安不可得
矣況臣初叨邑令其於斯民困苦之情聞見頗眞而
寧能以默默無言乎夫我　皇上存心天下加志
窮民每於守令嵗加黜陟頃當　大計考察之後
固無不肖者也然豈無巧於彌縫僥倖漏網而深為

民害者乎明固有以捐瘵其槩矣如征稅有定額火耗羨餘之必禁非不嚴也乃今則尚有不惟加火耗而且加派乎正數不惟加羨餘而且反令其增補者矣此其爲百姓之苦者一也如徭役有條編一切科派之悉除非不善也乃今而尚有由票不給小民不知該納之項私票橫行惡吏任意誅求之擾千條萬端不可勝害矣此其爲百姓之苦者二也夫帶征自萬曆十一年以前節奉

明旨俱在減免傳之各省非不通行也然榜文方掛而旋收黎民何由而驟

知乃催征反急於星火而比之正額尤甚借口加補
別項橫虐里甲押追成羣哀號滿路是減免者祗濟
有司一已之私而　朝廷之恩澤毫不下究矣此
其爲百姓之苦者三也如詞訟重辟外至應得之罪
或杖或贖而止此外不容加罰　明禁非不嚴也
乃今於無力杖罪則槩免其決杖而加倍折銀於有
力贖罪則輒罰銀數十兩名曰公用罰穀數十石名
曰補賑固有破家蕩產賣男鬻女以充其數者不然
則監追立斃矣此其爲百姓之苦者四也如刑以禁

民之纍人君不得已而用之者催征之間小民容有貧窘而輸納不前者可槩以重刑加之也乎乃今一遇比較無論男女老幼夾棍連日致多損壞手足竟廢疾而終身不能耕作者矣此其爲百姓之苦者五也如夫馬等類驛遞冒濫之禁誠嚴夫固可以蘇小民之困也然有冲疲州縣未設夫馬皆經州縣官差撥尤宜思所以節省而調停之迺於馬匹夫役内每十抽其一俱征銀貯庫以爲多官按臨備用之名而其實歸於巳且於所支給工食之正數亦爲之尅減

而或走遁不敷仍復借派於里甲之顧替此其為百姓之苦者六也如清丈田地原為均賦俾富民無無糧之田貧民無無田之糧非不善也柰有司不肯親踪其畝而逐一踏丈亦不肯親查其糧而虛心均攤但憑里胥之低昂以故賄賂公行弊端日滋富豪之膏腴田地隱漏反倍于昔時其失額有由然也顧以貧民之古道荒林山徑水窪而任情鋪糧取盈額數拖累更加於往其在湖廣承天等府有民屯之混雜有守備衙門司房校總等之侵占受害較他省獨甚

爲蓋不若照舊之爲便矣此其爲百姓之苦者七也如河南南陌一帶多陂堰之水利則渠道當疏如湖廣襄郢之間多漢水之爲患則隄防當築今渠道一任其豪强之兼併而方與旋廢能息心清查俾得以資灌溉之利者誰與隄夫一任其督役之包攬而雖築不固能量工加幫俾得以免潰決之虞者誰與此其爲百姓之苦者八也以上數條固未可槩論天下有司之皆然而臣之所耳聞目擊如此類者誠多其爲民害者不小是可不申飭而嚴禁之哉然則禁加

增以絶耗餘止私票以行由票張榜文以宣惠澤省重罰以正條律寬酷刑以全民命革拁扣以免借派均田糧以蘇貧困正溝洫以通水利勸加幫以防隄决夫固今日之急務也 臣 又竊謂與其求政于有司不若求政於 朝廷之上與其詢人不若省已粤稽三五盛際 天災流行 國家代有第皆恐懼脩省即有災異示儆而 聖治不少損焉是故堯切儆予之懼湯嚴自責之禱 高宗之克正厥事 宣王之側身修行 古聖帝明王所以挽

言亦何補哉誠不厭旁午　躬親覽閱必欲見之實

行而殊多實效庶幾膏澤下流而民罔不得所者此

覽斷之當親也方今　經筵日講儀制非不井井具

矣顧嚴然而臨肅然而退所横經而論議者其能悉

當　聖心乎臣以爲凡有疑義當　渙發綸音令

其旁引曲證必求其洞然豁暢而後已又徐究以

古帝王治世養民之道而效法之則綦隆且旦暮遇

此講讀之當專也臣觀古　聖哲之君不下皇序

而吏弊民姤若燭照數計而毫無隱情者以

召對時舉也今元輔以及部院大臣皆足以啓沃而廣忠益　皇上誠虛心訪問相與商確而籌策焉務求經世之訏謨毋徒一咨詢而輙罷則所以裨益於靈明者豈鮮耿哉此顧問之當詳也自古諫官之設所以弼違而補闕也故雖言涉過激或至於指摘宮闈譏切　君身　明主亦必霽顏色而受今皇上加納讜言固蹇諤伸氣之日第項者建言之臣如范儁龔仲慶蔡時鼎王學曾姜應麟沈璟等相繼貶竄若不亟　召還職則直臣稍稍自沮脫有事

回乎　天變也蓋如此我　皇上峻德洪猷超
三軼五凡所以釀醇和而來休禎者固無異
古帝王儆惕之衷也　臣愚以爲今日尤當亟圖者其
說有六焉　人主一心養之以義理則清而牿之以
嗜慾則溷故皓齒蛾眉伐性之斧也麴糵饈膳迷心
之毒也珍奇玩好蕩神之器也我　皇上當深居
嚴禁之時誠守一篠冥若禦大廷對臣民一切聲色
玩味息屏斥之而不使眩惑其心則此心洞灼化原
而百姓顛連疾苦之狀將時惕於念慮四海必且陰

受其福者此嗜慾之當屏也古者英誼之
主往往以晏安爲戒故未明秉燭夜分列炬備載圖
史者班班可考我　皇上留心上理雖日不暇給
然爾來臨御之時少燕豫之時多得無少勵精之意
乎今誠早　朝晏罷宵衣旰食而圖所以綏養元
元之方則　君勤於民隱而臣顧有怠於政治者必
不然矣此臨御之當勤也　人主雖至聖神閭闔
細務弗能周也今百官奏疏四方之利病具焉故事
一一傳之該部知道而不思所以區畫而究竟之則

開 國計民生又誰敢爲
皇上陳之乎此言路之當廣也是皆書生一得之愚
知非經 國之遠猷然一念犬馬之誠於
盛世不無少補惟 皇上留神垂聽焉如以臣言
可採將臣所見聞之弊政申飭通行各省直撫按痛
加禁革而又以後所言之事時備省覽庶幾
君身强固 君德清明官邪知警民隱日恤災變
潜消 天休兹至 皇上所謂共享太平之治
者或在於是乎臣不勝悚仄顒望之至

乞順民心回天意以裨脩省疏

党　傑　萬曆十三年

臣等切惟　皇上神聖當乾雨暘時若天下際豐亨之會十三年于茲矣邇者　畿輔重地亢陽爲災荷蒙　皇上遇災而懼精誠虔具于　宮中祈禱遠步于郊壇且屢　明詔恤淹獄緩征賦減燒造懲貪墨諸凡脩省之事無不舉行此雖商湯之六事自責宣王之側身修行奚讓焉然而歷時日久甘雨未沛則天心之仁愛　皇上必有在也臣等

待罪留臺仰承德意用是冒陳四事與助脩省萬一

惟 聖明採納施行

計開

一曰藏織造臣等聞之書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則衣服之敦朴自古尚之矣恭惟我 太祖碎麟金之袱 成祖服澣洗之衣是以后宮左右一時服用俱尚簡朴 祖宗之崇儉也如此

皇上即位以來一切織造常聽人言罷之此盛德也然罷之未幾而諸司猶膠于故常迨今織造錢糧則

逾加馬花様奇巧工力煩密臣等常見工人箭帳等
龍被一件描工剔花費值不下百餘金每龍袒一件
堆花錦繡費多至六七十兩則其他可知臣等仰思
皇上宮闈之内一年袍服能用幾何西南蘇杭等處
日進月進所供者不知其幾十萬也非空貯于玉笥
設而不用則濫錫于左右靡而不珍至于民間麻縷
百結衣不蓋體　九重之邃何由聞見則所以忽
民之隱而干天之和者未必不由于此也臣等望
皇上敦朴為先　勅下該部查議各處織造所用

錢糧何者爲舊額當依何者爲新增當減所用衣袍何者爲簡朴當進何者爲奇巧當止不必通計一年之用數以爲織造定數如一年足用新亦一年如一處有餘暫停一處如是錢糧漸省則徐求漸緩庶幾民心悅而天意回此非脩省之一事乎伏乞

聖裁

一曰省工役　臣等聞之聖王惠養元元毎欲相安于田里漢文帝露臺惜百金之費唐太宗鑒秦止一殿之營彼時上下寧謐時和年豐談至今美之

皇上即位以來一切興作俱容報罷又且軫念饑民屢次蠲免可謂安矣頃因祓災而土木遂至煩興夫人君以天下奉其親何惜于一宮然以

皇上萬壽無疆而急營乎壽域以　皇上謁陵一行而欲建乎行宮此幾于工役之煩矣故年來畿輔軍民創建甫出供應隨之版築未幾運轉繼之夫民安然後四方可安今也節年勞役而都民疲困所以傷民之力而干天和者未必不由于斯也臣等望

皇上垂念邦本　勑下該部從長計議如慈寧工

役固難中止然皇木之採道路艱難當議減也壽宮之修尚有餘日當議緩也行殿之營事尚未决當議罷也減一工則民省一工之勞寬一役則民受一分之賜由是土木不興則朝野相安庶幾民心悅而天意可得此非脩省之事乎伏乞　聖裁

一曰慎刑獄臣等聞之書曰庶慎庶獄文王罔知罔兼非怠之也蓋以法者所以公天下付之以人而已無成心則刑獄不冤而天心可感格也

皇上即位以來每用刑罰叮嚀致慎雖虞帝欽恤之

心無以加矣然有一二事間或不然臣等恩刑者一
時之喜怒法者朝廷之大信不可忽也邇來以重[illegible]
付之鎮撫以大刑付之廠衛官校拿人勢如猛虎官
司羅織毒如蛇蝎致使外而撫按不得詰其罪內而
法司不得執其律雖　聖怒所發主于懲奸然意
有所偏則刑辟因之不平所以殘民之生而干天之
和者未必不由于此臣等望　皇上以罔知爲心
勅下該部今後一切刑獄在外則付之撫按使之緣
情以定罪在內則付之法司使之酌律以用刑

皇上高拱穆清推酌其宜平反之將見仁義並施一天之普物無心也由是刑法適中則人不稱冤庶幾民心悅而天意可復矣此非脩省之事乎伏乞

聖裁

一曰恤邊民臣等切見邊方之民內供賦役外迫强虜視腹裡則又異矣今之時虜酋款貢邊民雖稱安枕也然猶有所不忍言者何也重辟有五斬居其首今之邊民遇虜入境則橫罹于鋒刃而死亡可憫又大師所至玉石難辨間有以假首充虜及無辜堪哀

且充軍下死罪一等非易言也今之邊軍有願退逃竄而妄拿同名以冒頂者有假揑姓名而槩拿平民以應軍者此數難以枚舉也地方州縣衛所俱被其害而衛所為尤甚蓋自總兵以至守備等官孰非該管上司以統左右之人下鄉捉軍誰得而阻之無論雞不得寧甚有避害而脫逃者有負累而死亾者每見臨邊地方村落蕭條人烟斷絶豈盡虜之害哉皆由捉軍致之也夫一婦含冤猶足以致三年之旱今舉各邊之民而使之含寃無伸有不干天之和者乎

自來邊方多旱正以此耳且元人有議徙民于塞下者凡以實邊也今以見在邊民而任其朘削日盡萬一地方有事欲練土著則苦于無人欲募勇敢則苦于無應豈可不爲之寒心哉此係邊方之大關係而人多玩忽不之知也臣望

皇上加意邊民

勅下該部查議行令邊方撫按等官今後凡遇斬獲首級委官詳辨眞假而中有假充虜首希圖功賞者查明奏處其一應軍士行令各營務俾加意優恤不致逃離遇有應請之軍照依腹裏清軍事例申請該

道下有司衛所核實解補不許仍前擅拿平民有包
者重處之勿貸由是邊民充實則捍禦有賴庶幾民
心悅而天意可回矣此非脩省之事乎伏乞
聖裁

弭天變恤人言疏　　黃華秀

臣聞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或以天道遠人道邇也　陛下臨御以來孜孜求理其于勅天之道似已備至宜若無所致天譴者適閱邸報災及　乾淸二宮路寢煨燼宸極震恐臣以爲此非細故也變不虛生意必有以召之者人事容有未至乎　陛下拊躬引罪恐懼不寧亦既歷修省之力而欲不虛　上天仁愛之意矣臣以爲此時發德音下明詔求直言布新德當

必有惟恐不及者大小臣工因事效忠稱意
俞肯當必有夕奏疏而朝施行者其奚待臣言臣盖
疏草而焚者再矣又數日伏覩遣人告巳廟外僅僅
詔告巳爾其于諸臣封事之疏咸留中不發臣不勝
惶惑以為此非修省之實也臣聞之太上修德其次
脩救以今諸人之論列其為修德脩救也審矣而一
切不察臣不知其何省而何脩也臣謹仰察天心俯
稽輿論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隱憂知今日修省
當速舉行者三視朝也郊廟也納諫也當速議行者

一大婚也當共舉而通行者二太交也省刑也當議
處而酌行者亦三舉逸也採辨也不難披心腹爲詳
陳之惟　陛下試埀督焉夫臨朝聽政豈僅故事
臣主于是乎親禮法于是乎維承式者肅望風者懷
蓋其效至神也前代無論即　祖宗視朝之制亦
無敢怠荒惟　世廟末造靜攝深宮而三殿之災
可爲殷鑒今　殿庭希御堂陛曠疎百官庶府思
欲覩　聖天子之威儀而不可得矣二宮火焚得
非天不欲　皇上以幽閒輟蹕之所而忘青陽總

章之居耶且　陛下以今之日何時也東倭猖獗
西虜跳梁水旱薦臻流移騷繹不以此時
御朝視事　召諸臣而圖得失求長綏遠馭之略
而欲　深居高拱以希無爲之風　臣恐天下脊脊多
事也　臣見古者謹災有召群臣便殿者有御殿門親
受章奏者是知諸臣之請視朝是也所當亟行也
國之大祀惟　郊與廟天地神明森然對越
祖宗靈爽儼若降臨　聖代以來未有不親者乃
今數年以來盡遣代矣以爲無益耶則胡以祭也以爲

有益耶則胡以代也二宫天燔適值祭掃之日得非
天不欲　皇上以内禁齋居而爲明禋報本之地
乎且此事何事也而告廟之禮仍復不親天方降災
而君猶未悔禍　陛下以災如是已也竊恐天意
有未可知也臣見古者謹災有郊祀甘泉者有入告
寢廟者是知諸臣之請　郊廟是也所當亟行也
苦言利行苦藥利病柰以惡聞過而失脩以不受言
而亡詹往鏡來可爲龜鑑　陛下督過言官厭薄
讜論各臣動至數十章奏百無一發使喑啞而歸朝

陽寡和則焚煬赫焰之虞得非天不欲
皇上以龍樓雞幛之嚴爲文書架閣之府乎云胡言
者踵至而猶未顯然施行也將天變爲適然耶將令
中外之人以災爲諱也將夙展曰天自有獨斷而無
庸千言耶不則諫官之設徒欲祿糜之耶且使權奸
根據而莫除皇路蓁蕪而莫開 臣 以爲此非
國家之福也 臣 見古者謹災有詔求直言者有令群
臣極陳得失者以知諸臣之請開言路是也所當亟
行也乃 大婚當速行而胡以云當熟議也蓋 臣

閑男女之好婚姻以時則陽不愆陰不伏故禮謹納采詩咏標梅誠重之矣我 太子諸王婚禮雖殊然皆舉以十五歲未有愆期者歷歷可考也

皇長子十五歲于茲矣欲請以 冊立並舉則

陛下爲中宮故謙讓未遑也若因是而復不允大婚之請則倘 中宮過此而未有舉亦將閣是禮以需之乎竊恐 中宮之心亦有所不安矣 臣謂齒均議嫡毋均議長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定制也

皇長子出講也 陛下特寵其與諸王異則今日

大婚亦乞　勅禮官按故事暫以　皇長子妃命
名而以　太子妃之禮舉之夫誰曰不宜此朝野
仰望之誠心　宗社根本之大計然陽示誠天得
非欲　皇上安處周樓疏軒之中亦念
青宮胃禁之地乎且　皇長子與　皇女孰重
陛下已選　皇女婿矣豈故愛女賢于愛子乎　臣
見古者謹災有司有請豫建太子者以知諸臣之請
大婚是也當遂議而行者也古者君臣上下手足腹
心協氣[illegible][illegible]太和翔洽故天表之應應之以祥今也

宮禁端居堂簾萬里上既遠隔下亦淵疎大臣必格心之論小臣乏造膝之規人各有心心各一意譬之同舟而胡越然乖氣致異天固欲使内變之深擬易爲幄筵之親接也謂宜月賜燕見使元老得時奉繳音月數御門使羣僚得時望顏色而爲大臣者又當正笏垂紳而從容諷議爲小臣者亦宜隨職效忠而展采錯事要使君臣道合相得益彰此毋寧諸臣協恭和衷尤　陛下虛懷延訪之日臣見古者謹災有謂君臣當交儆者有謂爲君難爲臣不易者以知

泰交之說是也古者罪止其身罰不及衆故刑措之
朝百端輻輳今也告訐門開抄沒習漸上既督責下
亦阿承籍良右以抵贓駢無辜而受虐誅蔓裂門析
楊載路祝融示儆天固欲使廣廈細旃之間亦念爛
膚焦骸之厄也謂宜觧煩苛之網追贓者恕之黐連
坐之誅被逮者原之而理官刑曹亦宜體好生之心
不難平反以逆主奉　欽恤之詔毋輕枉陷以毒
民要使生者不死死者不寃此無寧諸臣秉公執法
尤　陛下布德施惠之時也臣見古者謹災有請

肆赦若有識五覆者以知諸臣之請緩刑是也乃[illegible]

逸何以酌議也　臣見草莽之伏多矣遺佚日久無論

朝野傾心即　陛下前旨亦謂罪廢諸臣且當録

用者乃邇時請而猶未蒙　温旨何也得非恐沽名

干進之徒濫與輸忠攄赤者同科乎　臣竊以懲饐廢

餐尤計之左也語曰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今諸

臣之言纚纚在也其隨聲希進者與忠肝義膽者俱

灼然可考　陛下試令吏部都察院從公查核分

別以請其于百折不回抗節砥柱者不次超遷以慰

人望次則循資推轉又次則稍寬譴禁以收人心將
見舉不至濫野無遺賢中外欣欣彈冠相慶民心悅
而天意得矣彼災變之來得非 天欲
皇上撫高居清穆之家亦念岩穴側陋之英乎 臣見
古者謹災有擇賢良者有蒐遺逸者以知諸臣之請
舉廢是也夫採辦胡以酌議也 臣見今採辦之困甚
矣湟中之絨西川之扇楚之魚鮓南之回清蘇松之
段疋逾年逾額供億不支蒿目憂時之臣請蠲而因
以采木芸存一舉而付之烈焰之中此

天欲
皇上俯垂茵累糓之盛而思農夫織女之艱也
陛下不以此時額外之供停不急之役廣大之以市民心計于今營繕方興物料等項其勢又不得不取于民加以東事告急兵餉日增轉輸盈途誅求四出有如居者不堪出辦之煩行者不耐承途之苦東匱西竭新嗟舊怨褋然並作竊恐秦人戍澤之變可爲寒心矣臣見古者謹災有議寬無名之征者有議省内供之費者以知諸臣之
請酌採辦是也夫天與人通者也　人君承天而爲之子天

心仁愛　人君至無極也故六事責而七年虐焰遂熄于桑林三言善而熒惑退舍不俟于火災

皇上邁德殷湯何論宋景哉況臣之所論列者非蒼蒼是覆之天總臣庶之天也非臣一人之私言天下萬世之公論也伏乞　俯順人心仰承天意

勅下該部着實舉行則宮垣雖赭　國祚益堅殿宇可建邦基愈固腹心耳目無煬竈之憂山龍火藻有垂裳之慶主德日以精明君身日以强固不化災爲祥易歎爲喜登游宇于雍熙之盛者臣請從欺罔之

誅若乃以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

祖宗不足法此小人誤　國欺君之言臣决不敢

爲當宁　獻惟　陛下垂採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臣不勝待　命之至

乞秉天人交感之機以圖消弭疏

王藩臣 萬曆二十八年二月上

臣等聞災異有二失道之君與天隔絕災異之應也
常遲有道之君與天感通災異之應也常速故雖災
之異助商宗時憲之誠風雷之儆啓周成親迎之駕
假令二君漫不加省則其心與天不相應安能消孽
反風若此之速而迄今頌商周之盛不衰也哉
皇上聰明神聖性自天植御極之始雅志法
祖敬天年來朝講久輟舉動日殊上天感召災

徵畢集無論　兩宮　三殿之災太白太陰之
見山崩水湧之異人心已爲驚駭頃者尚寶印綬六
科廊等處伏罹回祿邸報方至而南都非常天變忽
繼之風霾晝晦雷霆霹靂蔽空午日爲夜冬令爲春聲動
陵寢之地按其會適符寧國開採之初　臣等竊意
太祖在天之靈必有震驚而不寧者夫雷火鬱氣所
發也天與人相通休與咎相感我　皇上靜攝以
來宮闈九閽堂簾萬里所恃以通下情者惟此章奏
乃大半中格間有批荅痛快人心者孰非天啓其幾

乎傾其端雖尚竟未究厥施於天下幾何不鬱而然雷爲火以代天下人心宣洩之也臣等目擊其變未敢毛舉以瀆聖聽第以時事最急爲天下人心所屬望者爲皇上陳之夫天地一大父母耳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則推天地父母之心舉皇長子之冠婚冊立而及時以行之非當今第一事乎伏讀明旨不曰喜事在邇則曰典禮臨近奈何請期不决即皇長子有納吉迎喜之心而不能出諸口也氣安得而不鬱大臣者宗子之家相則

思政府所關之重許首輔以生還亟熙屢推有望者入閣與次輔政非擇相之先務乎伏讀明旨每曰政本重地豈可久缺又奈何屢推而不下致大臣負朝夕納誨之責而不能啓乃心也氣安得而不讚袝道爲耳目之官世未有耳目不備而元首得成其尊者南北臺省落落晨星而行取諸臣且守候都門業巳踰歲不得用伏讀明旨不曰行取還候旨行則曰候旨逾時巳知道了奈何明知不可巳而猶預不決諸臣有排云披腹之想而不能匡其闕也氣

安得而不欝　聖衷天啓
明旨昭然舉而行之在我而已矧欲斷之際正迷復
晦明之會理亂興亡之機上天所以仁愛
皇上而反災爲祥惟在於此倘　聖意不可測竊
恐　天意猶有不可測者豈臣等所忍言哉伏乞
穆然思惕然悟誠致行無徒飾以空言則實心實
政朝發夕聞人通天通諸祥畢至　國家治平之
盛永保無虞矣商宗周成豈得專美於前耶臣等無
任隕越待　命之至

乞早釋被逮諸臣以回天變疏

蕭如松 萬曆三十三年八月上

臣等竊聞天心仁愛人君莫大于發災變以譴告之尤莫大于出妖孽以警惕之無非欲其省愆修政而養賢以及民也蓋天以林總之衆寄之乎君而一時豪賢尤天所挺生以爲民者故人君奉天出治匹夫匹婦不被其澤引爲已辜况所稱豪賢實心代君以任民事者尤當曲加優恤而可挫辱之係累之漠然不動念如今日被逮諸臣乎頃者 長陵雷火

明樓熼燼爲從前曠見之災仰厪 聖懷須
諭內閣銓補官寮矜恤罪犯此誠 皇上敬
天之威畏 祖宗之靈而修政弭災之初心也臣
等竊幸太平盛治可即日覩矣顧 皇上言之非
艱而行之惟艱諸臣望之彌懇而諫之彌直咸謂礦
稅流毒宇內好貨乃其病根累牘連章併與報罷無
非將順 德意以擴充善端云耳不謂 宸衷愈
增遲疑而致天災頻仍疊見霪雨逾月洪水滔天諸
陵松楸方駭蠶食而 神路橋梁又突冲决且自

都城至邊關數千里軍民廬舍半屬傾危邊牆亦多頹塌神人胥困中外繹騷虜可伺邊民易爲亂此等災異信非無因而然者閣部諸臣合誠叩閽遠邇臣民延頸待命乃皇上僅僅捐資與工賑濟非不稱實政而政之最大最急幽可立解怨恫明可立躋平治者曾不加脩豈以非常之災此足消弭耶臣等謂礦稅横征下歛民怨上干天和斷斷當罷而被逮諸臣乃天心所矜憐祖宗所培養尤急急當釋者也彼其脩監司郡邑之官有惠養元元

之責不忍貎璫肆虐擾害閭閻稍與相左即被羅織以逮於獄馮應京蔡如川何棟如華鈺等繫之鎮撫司沈聽之陸道通等繫之刑部卞孔時等繫之錦衣衛各數年于茲矣原其事始非有不赦之條自取之罪以激怒　朝廷而爲　君以恤民爲民以罹禍枉遭桎梏久禁圜扉暑雨祁寒向隅獨苦青宵白晝覆盆自悲慘切愁深魂消魄落形骸瘦損肺腑焦枯旦夕莫必其命彼其同患難如吳應鴻王之瀚等已多困斃不獲生出獄門矣及今不早爲計安必非堪

錄之續耶匹婦含冤三年不雨一夫抱恨六月飛霜
天人感召捷于影響列諸臣忠義所激奮不顧身其
節槩可以動　天天寧不為民而怒乎其精神可
以格　祖宗　祖宗寧不為民而痛乎臣等謂
今日之災致之固多端而此其最喫緊也夫礦稅不
利于天下諸臣詳言之　皇上亦洞燭之而幸停
止有日之　旨稍可慰人心故今天下每聽釋逮
臣之早晚以卜停礦稅之遲速若令無罪之牢久而
益錮則天下將謂虐焰方熾終無停期竊恐愁極怨

剽揭竿而起借言釋箕子囚以倡亂于一旦譬之突火縣炎防隄直决燎原奔海勢不可遏雖有善者末如之何禍患方來可逆睹之而不忍詳言之矣臣等仰
皇上好生之心本通于天地　祖宗而矜恤之
諭發之獨斷宣布至再天下　忍緩須臾死以待
恩久矣　命令信如四時豈可以食言爲故常乎伏望
皇上憫念被逮諸臣積苦已極施澤宜先不敢泣畀之初心早行解網之實政勑下法司將見監馮應京等列名上　請應用者

用應釋者釋則　朝廷收忠良之益囹圄免冤抑之
聲沉鬱一舒歡呼四動可以荅　祖靈可以囘
天變　聖諭所謂脩實政者首當及此遠臣旣釋
天下曉然慶礦稅之停止有期由是收內使罷橫征
修　朝講　親祀典補員缺起廢官并省一切土
木不急之役此在諸臣先後言之　皇上旦夕行
之一悔悟轉移間與天下更始而諸祥畢集妖孽不
生億萬年　宗社無疆之慶端在是矣臣等無任
懇切待　命之至

兩宮災陳言疏　　朱吾弼萬曆

臣聞天人之際應若影響災祥之來動有象類謹按

漢書五行志曰賢佞分別官人有叙率由舊章禮重

功勳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信道不篤或燿虛僞讒

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

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襄公九年

春宋災劉向謂宋公信讒逐其華大夫奔魯之應變

不虛生言非妄謬頃者鬱攸挺災見於　乾清

坤寧等宮肇戍迄寅驚動　聖母震駭都城致

聖心惕畏蓋不測之變爲非常之譴其漢臣董仲舒
所稱警懼者耶惟至誠可以格天惟修德可以弭變
故商湯有六事之責而霖雨降宋景有三言之仁而
熒惑移讀　陛下責躬　諭旨諄切反咎固旦
暮皇皇如也援古驗今　陛下果賢佞分別官人
有叙乎率由舊章禮重功勳乎抑信道不篤或耀虛
僞詭夫昌邪勝正乎　臣　謂火之失性至災　宮寢
衆　陛下熙聖攸寧之所暨金珠寶玩之儲一旦
蕩爲煨燼適在大逐臺省諸臣後若與劉向所論魯

火災者符則今日之火　天心實忿忠直屏疏庸
碌尸竊臣應首蒙斥竄避賢路以膺　顯赫之威
者而叅之五行志則別賢姦由舊章　陛下遇災
而懼側身修行尤宜首加之意焉此臣所爲以亟
躬禱謝　親朝講録忠直爲今日消弭第一
請也夫　聖明下罪巳之　詔致省躬之誠正
臣子不避忌諱可以極言得失　盛際臣獨
請亟　躬禱謝　親朝講録忠直者誠況
陛下深居　宮禁臣下隔絶惟宦官宮妾之逢迎無

賢士大夫之規諷舊章之不率由巳非朝夕倘欲反躬切責不亟　躬禱謝　親朝講錄忠直心悔前日之非力圖今日之是祇襲　下詔之靡文仍用留中之故套諸臣諫納者將曲譬婉喻罔從啓其繹將危辭讜論罔從聳其聽將連篇累牘措陳是非利害如燭照數計罔從獲其詳覽而采收縱緣災異言者僾示曠蕩總歸空言靡補奚殊緘默諸臣恩靦顔就列不如去之爲快嗟嗟令言者至於以去爲快盛時景象可畏巳　臣　願　陛下穆然思幡然省撝

上天之意得毋曰　陛下數年胡然　宮居而不
郊祀也胡然　宮居而不　廟享也又胡然
宮居而不　朝不講不信仁賢以空虛其　國顛倒
其行也是　宮之爲祟也以　宮之爲祟而燔其
宮豈非　靈長之景運深於　帝眷
陛下之仁聖克享　天心欲錫以純嘏第虞其傷
敗故自　宮居未出以來日食星隕火光地震旱澇
祲荒倭虜緬播災變之作陻不絕報史不絕書
陛下恬不爲意　夫人以耳目弗及莫或警懼先

以北上門災矣　西華門災矣已驚
陛下耳目兹復災及　宫寢是譴告之不足繼之以
警懼惟斯其時詩曰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
無然泄泄　陛下可復憲憲泄泄爲耶則欲祈
天永命禳災登治必沛發　明詔思與天下
更始躬禱　南郊匍伏　九廟彷彿桑林
自責之虔　輟講一如常期還初年之　徽政守
聖祖之芳規隨　諭吏部查經降斥忠直敢言之
士分第其等或　召還原職或超擢重任或量起

序用而林莽遺賢畢遠正士並得闢其忠矣於是孝養之不可不常親也　儲位之不可不蚤定也賢邪之不可不別白也召取之不可不遄發也章奏之不可不批荅也刑罰之不可不愼簡也貨財之不可黷情好之不可偏名器之不可濫　畿甸之民不可累海宇之力不可竭而肆赦之文不可已也彼忠直見錄之士必有疏於　御前閣輔講幄之臣必有引古道折時政者彙諸臣奏牘中千百言所不能徹者可面決以一言在臣下免煩瀆之擾在

皇上省披閱之勞慰一時駭懼之情成萬代瞻仰之
舉　陛下春秋　鼎盛血氣方剛只一覺悟振
奮間曾何苦而憚之董仲舒所云事在勉强而已春
秋傳例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宫庭嚴邃回禄災
變其爲天火明甚　陛下遘　國運之隆昌體
天心之仁愛反災而爲祥轉禍而爲福　臣熟計脩省
亟務非　陛下　躬禱謝　親朝講録忠直群
囂必弗静　天意必難回　臣故以爲消弭第一
請也　臣又攷昔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避正殿五

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喜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避正殿群臣皆素服而弔今已復殿矣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有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嘆曰善 臣於 陛下今日之災敢竊附公子成父之賀并取其藏於四海之說爲

陛下獻亂是以後毋復作餘積之藏以兆災也或
者曰　陛下聖明欲持　乾斷往往意所將行
以人言輙止噫好問拜善聖帝懿矩止輦轉圜英誼
美談　陛下詎不見及此耶夫天之視人甚信古
之視今不爽伏惟　陛下欽若　昊天儀刑古
哲痛自刻責惕勵憂勤如果臣言可采除
躬禱謝　親朝講　陛下傳　諭擇日次第
舉行外郎將臣疏　勑下吏部查前忠直諸臣列
名上　請盡賜錄用庶省皆實心脩皆實事無負

仁愛之　天心永衍昌隆之　國運則

宗社幸甚臣無任隕越待　命之至

天壇災請脩省疏　朱吾弼 曆三十三年六月上

臣等待罪南臺接閱邸報見　天壇雷火擊毀望杆　天譴大非常矣　聖心警惕亟切脩聖旨亦非常矣臣等竊以管窺　天共布愚忠爲皇上側身脩行萬一助焉夫　祖宗以天所付託之天下傳之　皇上父　天毋地而爲之子郊社之禮以事　天地自有帝王以來有其舉之鮮弗躬親者昔　皇上偶以靜攝遣代乃令　圜丘之上無　衮冕之灌獻久矣父雖愛

子而子之定省違則必怒天雖眷　君而君之昭
事懈則必怒殛天子之位承之　祖宗者天位也
其職天職其祿天祿其命天命其討天討其恩天恩
其威天威無非所以奉若天道者雖天道遠人道邇
而天視聽自我民視聽天人相感之際應如桴鼓捷
於影響故詩曰命不易哉天監在茲聖喆之辟英誼
之后法祖敬天無敢一念一動一時一地少屑越者
災以召至變不虛生適　成祖碑成行禮之期致
圜丘望杆擊毀之變　天怒有赫　聖衷靡寧

豈區區祝史之誠營繕之急避殿減膳青衣角帶之
常可以回 天而弭變耶臣等竊謂自
皇上深居密勿 君門萬里賢士沉淪中使流毒
舊章弗由臣民失所故仰拂 帝監而數年風霆
雷雨火雹之災見於 祖陵見於 孝陵又見
於 長陵發祥之地震驚既遍今擊毀望杆於
圜丘 長陵碑成行禮之會夫豈偶然是
天心之仁愛眞董仲舒所云譴告之不足又出災異
以警懼之者頻駭郵傳至於 天壇且災極矣

皇上遇災而懼必非憣然猛省毅然改圖萬萬不可
者臣等謂今日爲消弭計亟當躬禱 南郊效桑
林之自責而 祖宗陟降之神無不在
帝左右不可不親 廟告賴 祖宗在天之靈
祈 天永命其陳詞昭信於 天壇
祖廟者必曰今之觸 天褻 祖豈泰交隔於
廢 朝常而咸虛室於弛講讀與言路塞於抑臺諫
而賢關閑於忌忠直與職司曠於滯推補而寃氣結
於繁無辜與怨聲騰於苦礦稅而脂膏竭於召司空

與抑怙勢有叢神之祟蔽明有煬竈之奸濫賞售冐
功之欺峻法無不寬之須旱澇靳肆赦之恩逋負多
敲朴之瘠與於是實省實脩竭誠祭告先
郊而　廟俾一時臣民快覩　六飛之馭
五位之臨隨延見閣部大臣凡　祖宗典制一一
與天下更始酌其緩急次第振舉　臣等謂屏姦邪完
計典釋繫逮撤中使補科道及兩都大寮各省撫按
道府諸臣不可須臾緩者然後擇日復　朝講下
詔顯忠良刑不濫施功無僭賞災傷之蠲仍勢難自

活者多方活之逋負之難前勢在必蠲者破格蠲之凜凜奉若天道而於天位天職天祿天命天討天恩天威毫無所私令　祖制一一由舊令臣民一一得所則天下之湮鬱盡舒　祖考之怨恫盡泯能法　祖而敬天將人歸而　天與易災爲祥反異爲常直在　皇上一轉移間耳倘修文告仍闕實修復恬然若　天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惜民生已蹙人心思亂中原一動四夷群起五路之跳梁宰賽之作孽薊鎮報雷火之怪北虜獲

窺伺之奸在在兵端種種畏壘天之方蹙猶然泄泄

恐　天不可回　祖宗不可恃人言之鬱興不

可不爲之寒心矣臣等無任憂懼皇悚待

命之至

日食請行實政疏

李雲鵠（萬曆三十二年五月上）

臣等竊惟變不虛生而異常之變尤非細故天無虛儆而異常之儆尤當祇承今日日食何災也四月何月也兩年同見於一日何奇也尚可視為泛常而泄泄從事哉臣等不請占卜不知是何徵兆惟於是日同南京文武大小諸臣於禮部救護見陰霾氣象頃刻昏慘臣等相對驚歎以為上天譴告獨此於皇上為最切焉盖日者君之象日為陰氣所掩海宇無光其象皇上數年以來為羣小所蔽宣朗無

期乎其象　皇上數年以來靜攝深宮內外臣工
不能一覲　天顏乎象爲易見譴爲最眞雖頑者
或示之山川或示之雷火或示之物怪人妖災非不
異或應於兵戈或驗於饑荒或見於　陵寢重地
變皆有徵彼時上天下地幾無寧相乃　皇上宵
旰切責雖已布之綸音而儆惕改圖尚未有形之實
政　天之心肯容已耶以故日食大變兩年之間
不一而足兩食之期不約而同　臣等知其非偶然之
故矣況四月之朔又享　廟之期兩次易祭則仁

愛之心又豈獨上天爲然哉故知我　太祖與
列聖在天之靈其儆告　皇上亦與　天同矣
皇上欲　天法祖至虔至誠尚可不亟省耶而今
日修省之實亦惟願　皇上乾剛獨奮則陰翳自
息請自今日始速出臨御不當以宮闈自安下罪已
之詔滌已往之疵停礦稅釋獄臣補庶官發章奏爲
聖心之久蔽未開　天心之久恫未寧者銳然舉
行與民更始一如日食之後大明旋復照臨之下將
見魍魎魑魅不知遁之何所尚何有纖翳能掩其光

明乎善乎先儒子貢有言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
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皇上今日
之謂矣臣等至愚無所知識亦惟於先儒之言三致
意焉嗟嗟今之時勢已岌岌矣有識者咸謂民生日
蹙時事日非正不勝邪盜賊蜂起一亂難收正在此
時撥亂反正亦在此時　天心仁愛正在此時
皇上仰荅　上天以消譴告亦在此時蓋此時將
亂未亂之人心尚可收拾九死一生之諸臣尚可錄
用　主德可以復完金甌可以復安過此則遲一

日亟釀一日之禍　上天縱欲仁愛我

皇上也臣等慮其無及矣臣等與言至此涕淚交零

忝列言官回　天無計惟是懼今日災變非常大

非太平徵兆臣等一念杞憂寢食俱廢謹合詞以

請惟願　皇上留意焉則我　皇上萬壽無疆

之慶與我　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在此一舉矣臣等

幸甚天下幸甚臣等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星變陳言疏

孫居相（萬曆三十年十一月上）

臣惟我　太祖建都金陵我　成祖定鼎燕國所稱重地非耶地重則災祥形見治亂攸關是不可以泛常視之者臣誤蒙　簡用備員　留都本年十月初四日夜五更時分流星起於中天飛往東北光芒燭地有聲如雷少頃天鼓鳴響初八日未時分應天府牌坊柱孔突然出烟一刻方熄本日申時分孝陵第一尖忽然火起莫詰從來嗣是每夜見西南方一星甚明散光七道爍爍射人方具本奏

聞閒隨於初十日接邸報見內靈臺奏稱九月二十三日東北方有星如桃大自參入宿後有二小星隨之又有大小流星數百千枚四面紛紛交錯而行此皆異常災變也夫變不虛生必有所以感之者今旬日之閒災異數見而且見於　兩京都會之地此豈無因而至耶　臣　聞谷永有言王者躬行道德則五徵時序祥符並降違道妄行則咎徵著郵妖孽並見此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我　皇上邇年以來尊生靜攝未有勝政　郊廟不親　朝講不御

召對罕聞於　便殿宴遊遍見於山園土木繁興而不休珠寶宣索而無節宦官無功而冐蟒王之榮臺諫無罪而蒙譴謫之罰聽言利之臣則小民之骨髓幾空信讒邪之口則　國家之忠良繫獄忝隨賤隸也遍殺　命官而聽其漏網閹豎厮役也歐辱爵宗而若罔聞知生者愁嘆於朝野死者悲號於窀穸傷天地之和氣重　祖宗之隱憂夫是以天象見異　山陵示警在　天地　宗祖若以此儆悟　皇上而俾之恐懼修省者詩曰敬天之怒

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言恐懼也易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言修省也故古有遇災而祗懼者則天意卽回有謂天變不足畏者則禍亂踵至此治亂安危之大機欲保世弭變者若之何而可忽哉伏願　皇上念天變之可畏思人事之當修痛懲前愆嘉與海內更始　時享卽不能俱舉也獨不可間一親承以修仁孝之實歟　常朝卽不能盡復也獨不可稍勤　臨御以答臣民之望歟宮殿雖有不得已之役獨不可及時告完以省漏巵

之費歟珠寶雖有不得已之用獨不可少爲樽節以免竭澤之憂歟礦稅雖有停止之日獨不可先撤內使逐稅弁而以額貢之數責撫按歟由是而修召對之典由是而節無益之遊由是而慎賞罰之施由是而釋忠良之獄其逼殺縣官毆辱 宗藩者各寘之於理則人事既修天心自順禳禍爲福返災爲祥星辰有不順軌山川有不效靈者臣不信也臣猥以庸愚備員言責既不能蚤見預言以弭災咎又不能因變陳說以裨 聖修倘將來災禍或不止此

臣雖萬死不足贖其罪矣是用不避忌諱昧死披陳

伏惟　聖明垂察臣謹薰沐祈禱之至

消弭天變疏

胡　鶚　萬曆三十一年

臣等聞天變非無故而遂起也每由人事之感召亦非無應而即止也恒兆將來之隱禍是故聖王遇變必側身修行拔濯更始誠畏之也從古災異之大者莫過於日食頃則日食於四月之朔矣夫四月為純陽用事之期日不宜食而况朔日為孟夏

廟享之日乎迺上天垂戒適與祭告合遂令

廟享定期因而更易是上天示儆之意非曰僅如尋常且又藉　祖廟大典以為我　皇上悚動之

也尚可泄泄然而不思其故乎哉我
皇上勅天之誠海内欽仰迺歲以來一二舉動未合
天心偶于往歲違和下省躬之　詔礦稅議罷燒
造議停誣獄議雪廢臣欲録懽騰海宇以爲堯舜復
與唐虞直再見矣乃渙汗復反屯膏未施是
皇上有此美意而未竟天心尤不欲其遂已也故往
歲奏報河竭矣閩報星變矣未幾而群星亂流爲兩
鄰蕩日之睹未幾而　孝陵火燃在根本發祥之
地迺今於孟夏　廟享之期而復示日食之儆我

皇上聰明天縱包羅萬古曾聞其變之疊見而疊異者有若是乎曾聞其變之疊見而疊異者可晏然視之以爲常乎董子言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先出災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災異以儆慎之尚不知變傷敗乃至以此見災異之來天所以震怒人主實所以仁愛人主也人主而誠知所應則震怒實爲休祥人主而不知所應則仁愛終爲譴責我　皇上臨馭以來遵成憲爲著躬守儉德爲型範農民感輕徭薄賦之澤商旅歌

求遠能邇之仁豈不誠上聖之伏懿而綦隆之盛際

乃夫何自　兩宮　三殿相繼告災之後土木之費

漸廣水衡之錢不繼乃稍稍遣中貴遣緹騎而出矣

開礦不已轉而爲收稅餘鹽不已轉而爲變產爲稅

契爲珠池爲寶井爲採金所差遣者數十輩所帶原

奏叅隨委官則不下數千百如狼如虎如鬼如蜮指

居者而嚇之曰盜礦指行者而嚇之曰漏稅乘宗族

之搆釁而獻之曰損貲乘百姓之貿遷而許之曰漏

契順其意則至於罄產不順其意則至於殺身商旅

爲之悲啼行道爲之咨嗟　皇上得而開之乎匹夫斷命於錢布無辜自盡於誅求　皇上得而睹之乎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爲民之父母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以爲民之父毋矣今之禍敗何適蔑有其誰不知而父毋斯民者詎獨有守令長吏耳乃宵人群小且得以衡命撓法之　章動即先入易聽移　上意即有朝士之連章累牘必無以勝其鑠金銷骨之螫吻鈎連之逮捕之沉滯圜扉竄伏草野縉紳短氣道路傷心嗟乎人臣不愛其

爵祿不惜其軀命凡以爲民耳乃身之不保而民於何有焉夫天之立君凡以爲民也今日閭閻之景象若此誰謂變故之疊出天心爲無意乎哉臣等謂我
皇上之荅天惟有悉反新政信前日之
詔旨而已常考我
太祖之遇災而懼有曰人事邇天道遠得民心者則得
天心矣大哉
王言萬世祈天永命之要旨也伏願我
皇上體上天仁愛之心念祖訓憫民之
旨大奮
乾斷銳然更化速下
明詔撤回中使若礦若稅若採金珠若

織造燒造諸不便於　國家有害於生民者一切報
罷而又念被逮諸臣無非爲民爲　國祇因上干
天怒久繫囹圄度時如歲相繼死者且不知其幾於
是廣好生之仁發慈悲之念且爲矜釋則　雷霆
雨露罔非　君恩特在一轉移間耳累年斥逐諸
臣皆　上天篤生以需我　皇上用者懲創既
深財猷更裕勿拘常格登之要途則前日之
詔旨一一不爽而　朝野之人情爲之允快自是
而　郊廟必親勿令代攝自是而章奏批發勿令

畱中自是而員缺必補贊滯自是而　兩宮告完以杜漏卮則海內坻黎再覯更生之慶內外臣工咸荷無方之恩人心胥悅　天心自回凡天變之來悉轉而爲休徵之應矣臣等所謂深維理道　亟圖脩弭以荅　天譴而奠　宗社者誠無出此是在我　皇上獨斷而行之耳臣等謬叨　聖恩濫竽言官之列用是不避忌諱昧死披陳伏惟

聖明垂鑒臣等曷勝惶悚之至

天變請補缺官疏　李雲鵠

本月初七日據署揚州海防兵備道揚州府知府朱錦申據泰州申稱本州陰陽學陰陽生王彥呈稱八月初四日戌時天鳴有聲如風水相激自南方震響至東而下更初而起更餘而息經今二日未止事屬災異呈乞申報等情到學備申到州據此早州於初六日戌時靜聽果爾其聲自南而來漸高至東而下漸微其響似潮聲而怒至初十日猶然不止其時依然不爽考之五行傳以爲兵象訪之父老以爲嘉靖

年間天上曾有此聲後果倭奴入犯淮揚搆禍不小據此看得上天鑒視變不虛生今不雷而作噴不雲而雨聲且每至夜分騰騰怒起綿綿不息士民耳而目之靡不驚駭震怖卑州敢不循省以挽天變第恐非一方關係蓋夜分陰氣也天聲似怒殺氣也兵家陰象也自南而東海氣也五行之書固非無據民間記覩猶有明徵況今民間憂愁悠悠上干天怒而倭奴窺伺躭躭思亂未形今日之變其為兵亂之象可知事干　題請等因備申到道據此為照今歲水旱

相仍閭閻饑饉人心惶惶隱憂正切上天垂示如此
況值小汛之期泰州濱臨邊海倭奴情形莫測外釁
內虞深爲可慮等因到臣臣一見之不勝駭愕方屬
草具　題間又聞鎮江府亦有天響之災且本府西
南九華山忽裂有二三尺濶下視黑暗此皆變出異
常皆臣不職所致除一面修省并行沿江文武衙門
整搠兵馬倍加防守外看得上天下地以清寧爲常
今天鳴地裂誠古今所稀聞者乃一旦見于泰州鎮
江府等處地方天響占係兵端往事又屬倭兆大屬

可虞而華山之裂又適在一時總之皆天怒土崩兵起民離之象而地方人情覩此異變兼值今歲春苦雨夏苦旱麥稻無收盜賊紛起靡不洶洶然恐禍亂之旦夕至者 臣新蒙 皇上差巡下江帶管上江業于前月二十八日蒞任矣甫十日即值此異常災變既慮 陪京又慮江防驚惶失色莫知所措將責之道府乎而揚州道與淮徐道徽寧道缺矣鎮江府與池州府缺矣將欲倚之南司馬乎叅贊尚書久未補矣侍郎臧惟一又在告矣將欲出巡料理乎而 臣

衙門御史除蕭如松給由赴京外見在止臣等三人
且各管數差日不暇給臣所管中南兩城無人代矣
所管四道印信無人掌矣內外門禁及抽分等差無
人交矣顧此失彼前出後空近見邸報馬島狡倭又
與朝鮮搆隙爲謀叵測倘一旦揚帆而來或草澤奸
雄乘釁而起地方無官將何所責成乎臣雖不敢少
愛微軀竭蹷從事亦豈能以一手之力挽萬里江海
之鯨波置地方于磐石乎伏望
皇上念天地之交變留都之可虞缺官急在

燃眉補用時不可緩　勑下吏部將南京叅贊機務兵部尚書并兩江道府諸臣作速推選才賢者請
皇上即賜點用令其刻期到任管事併乞將近日推陞南北各部寺候缺諸臣原係奉
旨備選省臺者即遵往例量改御史數員或先以南一二員就便與臣交代俾臣得一意整理江防事務此今日第一喫緊事惟冀
皇上亟賜採納
宗社幸甚地方幸甚臣愚幸甚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